後漢書

第四十九本 列傳

第六十一卷 皇甫嵩 朱儁

第六十二卷 董卓

第六十三卷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漢書門
類 五〇二六
號 四二
函 一〇
架 六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五〇二六
號 六〇
冊 二八〇
函 三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6
冊數 60 (49)
函號 280 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一

皇甫嵩傳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廉孝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爲郎中遷霸陵臨分令以父喪遂去官）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或作良師）奉事黄老道畜

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 過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
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
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
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
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
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
渠帥詐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
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
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太方馬元義等先收荆
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
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内應約以三月五日
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
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
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
案驗宫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
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爲標幟（幟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爲蟻賊（蟻音魚綺反）

蟻字也前蹶衆多故以爲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刼略聚邑列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閒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轘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群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牙角於其

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其兵遂大風大讙燕師大敗（史記也）

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苣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太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

之首獲十餘萬人禁京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毋不保予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公復安居嵩溢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冒進）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遇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兵動若神謀不再

計摧强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閒
神兵電埽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
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
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
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
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
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
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故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今主上
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撝即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
奮發因危抵頹抵音紙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
以臨後服徵異方之士動七列之衆羽檄先
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
誅閹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
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
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

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賢官群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令不行權歸近習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敵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車騎將軍忠慼傷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

侍趙中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
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
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
將軍印綬削户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户五
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
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
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
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
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
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
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丑也子能順之萬全
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土
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
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
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

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酈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尊誅亦有

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使
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
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
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
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
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
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
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
内徵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
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使將
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
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
責以大義質正也叱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
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
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
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風音
諷謂諷動也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犕未乎犕音服說文曰
犕牛乘馬犕即古服字也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

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爲前將軍嵩爲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日可以服未嵩曰鵠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鳳皇耳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嵩爲人愛慎盡勤○劉攽曰按愛非所以配愼當是畏字勤文又當在盡字上

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傳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錄爲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產業涕恚責之儁曰小損

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一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列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刋定列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兼遷陰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群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光家兵僮僕之屬調謂調發之）合五千人分爲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户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

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
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
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
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
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
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
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
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
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
日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
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十七年攻
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
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昭王以爲西上卿
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儁討潁川已有功
効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
宜假以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
軌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
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
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

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討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

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郡議曹

水始開募有能致土一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謗不復取皆逐棄士一石而去塘已成之也○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按文義當作議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冢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成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若嗜之徒九州春秋嗜作蝤音才由反並起山谷閒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氐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弁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鬚之貌也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

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尉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聞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奔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

南殘破無所貸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
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
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
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遂
擊爲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
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
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
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
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徐州刺史陶謙
前楊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
馗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
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
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
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劉攽曰案刺史在郡國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云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國家既遭董
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孤孩執忠良殘敝
長安隔絶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
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

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
觀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
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
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
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
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奏之元帥會李傕用
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
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
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語乎且傕汜小豎
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
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
為太僕議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
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
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
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儁止不出留
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
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
素剛即日發病卒子晧亦有才行官至豫章

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受脤脤宜社之肉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為王王子閭不肯胡之以刃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累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以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群帥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欺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敘曰表字偉容散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

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焉歛策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僑捷陳頴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歸猶云句吳之類矣○劉攽曰于越案傳注不同當作干言肅王命並遘屯蹶蹶猶蹷也後漢書列傳第六十張璪校正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二

董卓傳

董卓字仲頴卓列傳曰卓父君雅爲頴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頴旻字叔頴○劉攽曰按注言卓與弟旻生頴川明當作頴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十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列兵馬掾常

徼字塞下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仲願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

阜脅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鞬

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阜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城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中東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刼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刼質約等數千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龍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户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劉攽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三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

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阜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温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紕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阜破虜將軍與温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温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阜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

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阜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務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

圍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阜將兵三萬討先零羌阜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隔以爲捕魚而潛從隔下過軍續漢書隔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阜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槃鄉槃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部音台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畧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而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阜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刼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刼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

諸部恥恥爲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
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散六年徵卓
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
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絶（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妻子飢凍牽挽車使不得行
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憋方言云憋惡也郭璞曰憋怠急性也其更增異憋音芳別反怠音芳干反）臣不能禁止輒將
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朝廷不能制
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
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
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堂戎十年士卒大小
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
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
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
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
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
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
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鬻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絶薪止火而已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
憺音測亮反寒也　公羊傳曰晉趙
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以
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
言之無君命也　○劉攽曰注荀寅與士吉射
者曷爲君側之惡人按公羊當更有荀寅士
吉射五字下又更
須有者也二字
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
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
畧載卓表曰張讓等慢天常擅操王命父
子兄弟並據州郡二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
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蓋妖賊
蜂起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兒
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
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
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
西聞少帝在北邙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
至恐怖涕泣典畧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
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
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
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
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
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

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爲人麤畧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公平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光武廢相已十二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群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九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群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

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皇后）蹙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令憂死迎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麗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直戀反郿今岐州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劉攽曰案漢書內黃皆言令丞此不合劉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財物謂之搜牢（言牢固堅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墓）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驚其車重載其婦

女以頭繫車轅歌哭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
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
之屬以充鑄焉鍾虡以鐘爲之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虡前書音義曰
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跗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
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
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稍
卓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
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鑿時
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補

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
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
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
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
任吏部尚書漢陽周毖侍中汝南伍瓊英雄記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毖音秘汝南人名范曄父名
泰避其諱耳長吏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
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

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英雄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伷爲曹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爲孫堅所殺）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黨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卻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劉攽曰按文當云請倒以字）卓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

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ハ謂時日吉便）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劉攽曰宮府居家按文少一人字）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南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

郡太守胡軫爲大都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宜言今此行也要當勒青幾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宜言相警云賊至單衆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絶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八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是也距八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閒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二門○劉攽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字更數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閒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典畧曰煨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煨迎負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一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皆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表反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轓時人

號羣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爲爪形也轓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爲文彩續漢志曰轓長七尺不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轓羣摩謂相逼迫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羣摩

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絲竹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按塢舊基高七丈周迴一里一百步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桮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隗囂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

温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爲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鄄音絹）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

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漢官儀曰溫穰人）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蔡賊於都市（磔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

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録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走無不通天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有人子都許追論瑞功封萌車亭侯萌字）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將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記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足九列春秋曰布素使秦謂陳衛李黑等為作官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明黑等以長戟倚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

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穀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傕北地人汜張掖人張濟字稚然）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迓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

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三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焉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文詡放之輔傷脛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傕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克則得天下矣不克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皋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

諭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幽東鼠子欲何為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為揚武
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
戰死軫以衆降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
餘萬與草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表宏記曰蒙為傕所
殺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
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引傕衆得入城濠
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
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
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
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
放縱欲何為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為揚武
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
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
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
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
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
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又棺出之棺向上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
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
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

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爲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傕所枉繫者傕恐茂救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寬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阜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爲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馬宇之子）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詡使扶風吏人爲騰守槐里欲共攻傕傕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槐里上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使兒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

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上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別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者壹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閒）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劉欣曰當作閤閤門也）謝奏收侯

汶若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傕見稠累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記曰李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白食從外來黨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請汜大醉汜發傕藥之紱棄汁飲之乃解求是遂相猜疑也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逆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殺掠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建人閒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刼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

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傕將張苞張龍謀誅傕汜將兵夜攻傕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幃簾中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繩內外獻帝紀曰傕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官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方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官人左右傕不與米取牛肉牛骨給曹已臭蟲不可嚙食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池陽縣屬馮翊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耶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刼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又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質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

鄠得以免傕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祀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無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紀曰濟使太官令孫徵校尉張武宣諭十反乃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七里衆咸稱萬歲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爺汜汜以屯部末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貞廉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愈輕將

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袁宏記曰煨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且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上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刼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止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稱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遲不時解即斫刺之有羸髮者斷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松書曰俊年二十五其督戰告寶屑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

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傕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中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北以東有三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愿是也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

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住穴尚存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群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獻與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或問賞酒送天子侍中小通喧呼罵詈也劉攽曰注遣婢詣省或問按謂賞作閤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十三年閉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

注曰舊時宮殿悉廢倉卒之際拾撫故屋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沖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故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萌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雄死節也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狹中大敗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閒明年左將

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
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爲張宣所殺胡才李樂
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
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
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
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之以段煨爲安
南將軍封閿鄉侯閿鄉今虢列縣也說文曰閿今作閿流俗誤也四
年張楊爲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陽欲
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遥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爲車
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
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董承
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
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
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
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
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
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
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

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
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
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端之
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
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十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吏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謂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天下時叙母慨然勑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龍

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
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云面目視人乎超怒殺
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
遂南奔張魯○劉攽曰生阜少長詣叙家又
云得叙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叙家
後人下曉女加一諸字下文少叙母二字
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
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出
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韓遂走金城羌
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
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
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
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
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計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爲情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因遭崩剥之勢剥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剥亂故得蹈藉彝倫毀裂冕服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左傳曰裂冠毀冕也冕服九服也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刳剖也斮斬也紂刳孕婦剖比干之心斮朝涉之脛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跖之徒問於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不可知也分均仁也五者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敵謂傕汜等崐崗之火自茲而炀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小雅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癉毛萇注云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一元十一元之中有九度陽亢百六歲有陽亢故曰百六之會過剥成災五陰尼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易曰大過棟橈李末弱也剥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三

才滔漫也尚書曰象冀滔天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卒崩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纏繞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張璞校正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三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謙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劉攽曰注案王恭當作恭王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走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

以疏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温討賊
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遠懸
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
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
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
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
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
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
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
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
楊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今平州）
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
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勑公卿奉迎純又
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
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
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
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
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

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
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
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
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壅塞王命
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
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
絶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
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
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
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
遷徙虞雖爲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
兼肉遠近豪俊夙儁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
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
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
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
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
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

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
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
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鄭伯藏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
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說文曰戮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力涸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
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
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卜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
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
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
諭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中
蒙陵閒行奉使長安獻
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
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
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
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
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
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
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

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黷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當音八丁瓚數抄奪之績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

餘人殺二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盧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刼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典畧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

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州柳城縣西南名在今營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攽曰案遠當作還詔

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攽曰案驚當作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

黄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
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
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
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
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
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
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
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
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

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何也其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羲以來君
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
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位崇厚而性本淫亂情
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
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
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以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

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
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戀反）迸竄逃
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
當受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
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繩纍
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
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
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
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
璽每有所輒皇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宮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皇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
僭偽漸以即眞（王莽新王也詩曰職爲亂階）紹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
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占善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刻會期日攻鈔郡
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
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
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

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爲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重耳爲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荊楚以致菁茅（菁茅靈草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歟）寡人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臣雖闒茸名非先賢（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闒猶下也茸細也）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斧也鉞斧也）輒與諸

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勅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勅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楊州道縣界小流入）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揩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揩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
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
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列兵欲共報瓚輔以
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
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
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
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
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
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

餘級瓚遂保易京閉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
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
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
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
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
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
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
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
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

為門仆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
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
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
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
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
於塞表埽黄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
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撫掌而決）至於今日兵
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
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
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無覆屋）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
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
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
將士莫不懷尾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
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
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
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

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椓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窟人濡水陵高（齊音丈六反）（渝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滋曰隰）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詗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縱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

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貴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劉虞守道慕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河間獻王之謂歟養也易曰美哉乎季漢之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自牧以自牧甲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闇同情共力絆人完聚

稽保燕薊之饒絆牧也○劉攽曰絆人完聚稽案人下少一字不成文理當有一繕字衆字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群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傳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改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趣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人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爲諸生

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善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因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月不可轉轉則勝人）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宜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守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以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闔宜自稱天子（劉攽曰案紀作闔宜仍云闔黨子之後此作闔誤）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照仁禹東海國故城在今州丞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縣在今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故城在今州丞縣南）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

克乃還過拔取慮雎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雎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衣州操還擊布是歲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譙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宮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無治佛輒多設飲飲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又曹操擊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醉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揚州刺史劉繇

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子元達琅邪人
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
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贊曰襄賈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
以衛國伯珪踈獷武才趙猛趙音去驕反虞好無
終紹勢難並徐方殲耗實讓爲梗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張桌校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